



回答

北島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証，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
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
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冰川紀過去了，
爲什麼到處都是冰凌？
好望角發現了，
爲什麼死海裡千帆相競？

我來到這個世界上，
只帶著紙、繩索和身影，
爲了在審判之前，
宣讀那些被判決的聲音。

告訴你吧，世界
我一不一相一信！
縱使你腳下有一千名挑戰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藍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聲，
我不相信夢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無報應。

如果海洋注定要決堤，
就讓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陸地注定要上升，
就讓人類重新選擇生存的峰頂。

新的轉機和閃閃星斗，
正在綴滿沒有遮攔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來人們凝視的眼睛。

無題

北島

永遠如此
火，是冬天的中心
當樹林燃燒
只有那不肯圍攏的石頭
狂吠不已

掛在鹿角上的鐘停了
生活是一次機會
僅僅一次
誰校對時間
誰就會突然老去



吳茵茵

北島

左大磊

張紫

北島，原名趙振開，1949年生於北京，做過建築工人、編輯，著有詩集、散文、小說多部，被譯成二十多種文字。1978年創辦文學雜誌“今天”。1989年流亡海外，先後在歐美多所大學擔任教職，駐校作家。他還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人。曾獲瑞典筆會文學獎，美國西部筆會中心自由寫作獎和古根海姆獎學金。被美國藝術文學院選為終身院士。

去年十一月底，北島匆匆路過千橡城。在王瑞芸的引薦下，我們有幸聆聽這位溫文儒雅、和藹可親的國際著名詩人、作家講解詩歌創作。在片片朗誦聲和笑語聲中北島不但為我們帶來了一個愉快難忘的夜晚，他還把詩的靈氣吹入了千橡……

寫詩·真難

左大磊

- 一、 他選擇北方，因為南方太溫暖了，
他選擇小島，因為陸地太深邃了。
(不成，不成，怎麼寫不出有一點意境
的，有一些不服氣，再試吧！)
於是，
北方的小島上，
雲煙裊繞，虛無縹緲，
是流浪的人，
釀出了，
詩般的朦朧。
- 二、 遠方來的，是過客，
遞上一方餐巾紙，
請你留下你的名，
(唉！接不下去了，辭窮之後有些氣
餒，怎麼辦？要不要繼續？)
一盞清茶盤中殮，
賓主盡歡，
用過的餐巾紙，
揉在一旁，
過客，依然是過客，
走向遠方。

- 三、 閃光燈，此起彼落，
談笑中，筆墨爭輝，
都說要留下記憶的今夜，
只有他，
問，
你怎麼不說話，
(一腔情緒還是找不到宣洩的口，放棄
了吧！可是有一枝小小的筆在心口上不
停的比劃著，寫啊！寫啊！)
其實，
詩歌不一定朗誦，
默唸也是好的。
(新詩，下筆方知其難，有沒有特別的
規格？是不是講究韻律？我一無所知，
隨興吧！所以這裡不是寫詩，只想表達
寫作心情的轉折、矛盾、掙扎和無奈，
若能博得讀者朋友們同情一哂，也就值
得了。)

情人節的巧克力

左大磊

“情”字當道的節日，
鮮紅的心形盒子裡，
魅力黑褐色，欲拒還迎，
通過味蕾的淬煉，
燒焦了的甜味，
粒粒精靈，
有實心，有花心，
就看你怎麼愛。





蟬戀

張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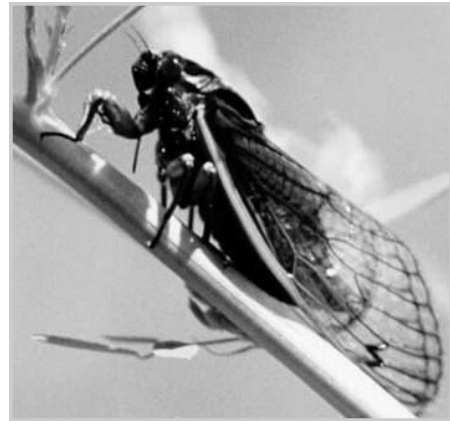
九個太陽，把鐘聲敲響，匆匆爬出地面，脫去舊裳，舒展我美麗的翅膀。
攀到古樹之顛，草木之上，在夏日濃蔭之間，聲嘶力竭的喊，知了…知了…
十七年的苦待，十七年的漫長，只爲了短短二十天的歡唱。

因爲有過，驚心動魄的夏天，就是再等十七年，我也心甘情願。
冰涼的世界，無盡的黑暗，死寂之外還是死寂，
我默默忍受，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
只爲了再一個盛夏，再一次瘋狂，再一次，與你在枝頭相見。

註：美洲有一種「十七年蟬」，爲了避免天敵，增加存活的機會，居然會運用數學「質數」原理，設計了精準的生理時鐘，每十七年出土一次。

2004年5月，在美國的東部，數以億萬的「十七年蟬」從泥土中蜂湧而出，紛紛爬上樹幹、脫去外殼、盡情的高歌鳴叫，在短短兩週之內，完成了求偶、交配、產卵的使命，產卵後，蟬的生命也就結束了。這時蟬卵孵化為蛹，掉落在泥土之中，蛻化成幼蟲，蟄伏在地底下，靠植物根莖汁液生存，十七年後再出土。

植物生物學家 Roger Hangarter 與攝影師 Samuel Orr 曾拍攝一感人的紀錄片「Return of the 17-year Cicadas」。有興趣者可上 YouTube 或 Google 之 Video 觀看。



蠶悟

張棠

黃昏悄然而至，一切都已太遲，昔日的潔白如雪，銀絲千捲，
原來都是命運的安排，錯誤的痴迷。

夜黑如漆。身上的白衣，不知何時退去，
當年傲人的美麗，緊緊纏裹著我的身軀，
沒有陽光，沒有空氣，苦痛叫人窒息。

我變成難看的蛹，失去了光澤，承受著冷落，忍耐著寂寞。
等候春雷、等待夏雨，等候著生命的信息。

雷雨過後，雲淡風清，無怨也無恨，
我割斷了一生的心血，化成平庸的飛蛾，破繭而去。